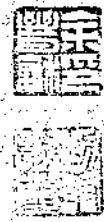


# 體育專校刊

## 余晉蘇題



### 回顧與前瞻

光陰荏苒，轉瞬又一年矣。本刊屢蒙諸位先進及師長指導，方克續延於今，同仁等實有不勝感激也者。茲者新年已屆，吾人檢討以往，則使人羞愧者有之，使人欣悅者亦有之。欣悅者何？投稿較前踴躍，較前普遍也。本刊創始之初，撰者之人唯編者三五人耳。今則普遍全校矣。無論何人皆以投稿為榮，此絕非一般幻想中之體育家，只知以技術炫耀人前者可同日語也。仍有遺行者，則為無充實內容，無興趣。誠然，本刊無法如市間盛銷之雜誌，以圖為倩影作封面，或為「體育」四星作起居住，或以艷情小說相號召也。本刊唯有於「免去低級趣味」之主旨中，盡力為之，至於內容充實問題，尤望師長及各界先進不吝賜教為盼。則本刊幸甚，讀者幸甚。

今將本刊三十年度計劃列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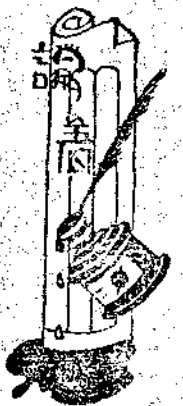
- 一、擬請名人教授或海外校友定期撰稿，俾介紹專門材料及海外新知識。
- 二、盡力要求有趣味，有充實內容之稿件。
- 一、關於有時間性之稿件，登載時極力使其吻合。
- 一、經費可能必盡量擴充，並將徵求讀者之意見，以為本刊改進之參考云。

慶祝新年  
第三十七期  
三十一年一月十六日



### 娛樂與人生

本一即朝



娛樂是什麼？娛樂是生活上的一種需要，當我們工作完畢，精神疲倦時，我們必須利用這個時間，來好好的使我們的生括增加一點趣味這樣便可以使生活不感枯燥無聊，而使胸襟歡暢，工作起來必定增加效果，然而一般無知識的人，把娛樂這件事，運用得十分荒謬，他們把血汗所換來的金錢去狂嫖濫賭，不但經濟的深淵中去，而且也損害健康，能將他們誘入到罪惡的深淵中去，但我們不能因噎廢食，我們要拋棄這不正常的娛樂而求正常的娛樂，以調劑我們的生活，所以娛樂是生活上的必需品。

娛樂的意義。娛樂的意義是增進人生的樂趣，娛樂的功能，是能使一個不美麗的人生，在娛樂的時間裡暫時的忘掉了。譬如某一個人有不幸的遭遇，在任何時時，總是在愁着他的不幸，由他不幸的遭遇，而想到人生的空虛與痛苦，於是小則悲傷成疾；大則英雄氣短，去國短見，在這時，娛樂便是一付對症的良劑，例如在憂煩時去聽幾支音樂歌曲，或到操場上打打籃球，踢踢足球……等。這時候因為你注意到娛樂方面去，暫時再不會去想那傷心的往事了。或者在娛樂中忽然得到一個新的刺激，

而重新振奮起來好好的努力工作了。那麼娛樂對於痛苦的人是很有益處的，因為人生痛苦悲傷是不可避免的事，假如一個人，一生沒有痛苦及不幸的遭遇；但整日的工作，吃飯，穿衣，睡眠。這又是多麼的機械化呢！那裏會有興趣？所以人生太荒蕪了，太令人無意留戀了，但是在這種地方娛樂的意義就可以表現出來娛樂可以避免人生的痛苦，填補人生的空虛。更能增加人生的樂趣。

娛樂的價值——娛樂的價值是促進人生工作的效能，當每個人的工作繁重時必定使他感到過分的疲勞，而急欲休息。但休息後，必又前去工作，如此循環不息可以說是極枯燥極機械的，如果在他的生活方面沒有調劑，那末勢所必然的會引起他的厭倦，即使爲了維持生活而不能放棄工作，而他的心中會天天怨恨着，厭惡着。所以他的生活是寂寞的，無聊的，缺乏調劑與安慰。假使能利用娛樂來調劑生活。於是對於工作也不會感到厭倦了，所以在工作之餘，能得一正常娛樂，不但有益於身心，且能保持着愉快的心境這樣便是推進事業的原動力，因爲一個人的心境不愉快，他便會對於任何事業都感到無聊，悲觀。而行爲也隨之消極，精神也隨之頹喪，所以一個人應該有愉快的心境，這種愉快的心境，則是由於娛樂而得來的，所以娛樂對於個人的工作，或任何事業都是有極大的影響——。

最好的娛樂是什麼——社會上一般公認的幾

種娛樂是，吃喝嫖賭，或者是聽戲，看電影，聽無線電，作體育活動等。吃喝嫖賭，不用說當然是有害無益的。（此處所指之吃喝嫖賭不但是生活所必需的；而是奢侈的，娛樂的。）關於聽戲，看電影，聽無線電等娛樂，在表面上看，似乎非常正大，但是實際也不盡然；無線電的放送，好些都是淫詞浪曲。電影和戲之中，雖然有些是有價值的劇本。但是最容易使無知的青年人竟學電影裏所表現的時髦，浮華（尤其是外國人的皮毛。或是腦筋裏種值了戲劇中的封建和腐敗思想。只有體育活動是最好的娛樂；不但經濟，方便，使人身體好，並且能訓練一個良好的公民。有幾種美德；例如勇敢，誠實，合作等，都能由體育活動中得到，所以最好的娛樂就是體育活動。



新年

曉霜

（一）  
C. 村的住戶雖不甚多，却住得非常零散，從遠處看去也彷彿是一個大的村莊一樣。這西北角上突出的幾十間房子，是被同姓的三家佔據着，不用說在多少年以前，他們是曾經在一家過活的。

最前面的一家之門口的左邊長着棵大槐樹

，枝子向四外伸着，像一把傘，右邊是一種高大的白楊樹，聳入天空，上面住着不少的烏鴉。門前幾十步遠就有橫着的一條大道，沿着大道一直往西，坐一個多鐘頭的牛車就可以到了縣城。大道上來往的人們，誰不知道這個門是沈家藥舖呢！雖然外面並沒有掛着什麼牌子。這個藥舖是由沈有山掌管着，是一個年紀六十餘歲的老頭兒，白鬍子，肥胖的身子。據說在前清也會中過甚麼秀才的。在周圍的幾個村子裏，當然也算是一個人物了。所以不獨是治病，就連寫寫算算的大事小情也是離不了他的。還有一個學徒，就是老頭兒的孩子清水的。一個廿二歲的少年。因自小就跟着學徒了。

因爲他們還有三四十畝田地，農事都歸清水的父親——雙全——專管着。所以他對於醫藥是一竅不通的，老頭兒也根本沒有將那傳給他。雙全這人非常遲鈍而又愚笨；說話時噴着唾沫星子，尤其是笑的時候大批的唾液，從嘴角往外流，牽着很長的絲；腰帶繫在小肚子上，在夏天光着上體的時候，富於脂肪的肚皮上，露着大肚臍眼。這怎麼會討得老頭兒的喜歡呢！甚而他的妻子，清水，清水的媳婦與孩子們，都對他有點輕視，他却絲毫沒有理會到這些。

清水的繼母，從來沒有生過小孩，所以四十來歲了，仍舊顯得年輕，而且還是那麼聰明

能幹；家裏一切屑碎的事情都由她來經手。至於清水的妻子呢？她比他大了五六歲，又肥又棒的身體，看來好像是很能幹活的樣子，但她除却會生姑娘以外，別的甚麼也不能做。連大家對於她能生男孩子的事，也有點不信賴了。因為已經給了人家好幾次的失望了，尤其對於有山那老頭兒。她從被娶到沈家來，已經五六年了，家裏不但沒有得她的幫忙，反而更給她婆婆填了些麻煩，四個孩子實在也做她照顧的了。

雙全和清水的媳婦是一樣的，不受他們歡迎。然而雙全對人的態度却非常和藹，不管誰待他怎麼樣。清水的妻子則不然，性子硬而得難以形容，所以家人和她是常常爭吵的，最厲害的就是清水。年輕的男子，當然止不住就要動火，打她是普通的事。然而任憑怎麼打，沒有一個人去勸解。

### (二)

太平年月的時候，約有些人和這小藥舖常常的來往着；除却看病的人以外，還有些閒人，往往整天長在那裏。尤其是冬天，屋裏生上煤火，人們都上那兒去取暖，於是就愈發的熱鬧了。有山老頭兒最嗜好象棋，沒有事的時候，約有人和他對陣。但是他討厭觀陣的人當參謀。

這年的十一月裏，土匪鬧得太厲害了。沈家藥舖雖然沒得罪過人，可是土匪是不講情面的。有山老頭兒聽說土匪綁票要錢的事，早就

嚇得不知如何是好了。藥舖立刻就停止了營業。有山老頭兒便躲到僻靜的小後院裏，在乾草堆的後面搭起來一個棚子，比狗窩大一點。整天蹲在那裏，連咳嗽一聲都不敢。偶而聽見狗叫便會使他戰慄。每天只有他的兒媳婦給他

### 介紹——陳鈴

陳君係師範科拔萃之人物，體魄粗大，手足更大於常人，每於打球時，恐鞋之不牢，而喜拋鞋於場外，赤足酣戰，驍勇異常，聲地發隆隆聲，反覺便利，因得熊掌之諺稱，他的面龐自潤，態度和藹，精神活潑，實令人可愛，且智力較強，故對於各項技術均得猛烈之進步，足籃球皆為我校之代表，猶以標槍為最，而成績竟達四十六七米，所憾者為新露頭角，一時難得揚名，就於前月之華北選手權大會，曾與李世明君爭獲五項冠軍，極得觀衆之贊美，君之年齡，方為雙十差一，雖體大力厚，而尚未發育滿足，如若當此以往，前途很有希望，不過有一項，天不成人之美，正缺一淑女伴隨，鈴君勉之哉。

儀

送點飯去。

這事決不能讓小孩子們知道的，恐怕他們禁不住嘴就要給外面說出去。清水的繼母是很有方法的，早就告訴了清水的幾個女兒；後院有鬼或其他小孩子們可怕的東西。所以她們也

根本就不敢去。清水也不知躲到什麼地方去了，連家裏的飯也不回來吃了。

晚上清水的母親就率領着清水的四個女兒和凸着大肚子的走起路來像老母猪似的兒媳婦，到窮苦的人家去睡覺。家裏的前院只剩下了雙全一個人，他睡在牛棚裏裝長丁。

四下裏每天有被土匪搶奪或綁票的消息，所以這一家人也老不安心。清水到底是年輕人，不知道憂愁。藉着這個機會，好像是他加父給了他一個休假，在外面倒放肆起來。晚上居然會住在一個寡婦的家裏，是她死去的朋友的妻子，還有一個三四歲的女兒。清水簡直是要瘋狂了，想不到自己這一生還能和這麼一個漂亮的女人同床。實在是比家裏那醜笨的太太強得多。按「紅顏命薄」的定律說，這個人一定也錯不了。

十一月過去了，土匪從來沒有到過C村，因為村裏也根本沒有大富戶。沈有山也好像胆大了一點，白天也不老在那草窩裏呆着了。

到年底照例是僱兩個人往各處去討債；這個時候要賬，實在有些困難，比不得太平的年月。有山老頭兒也曾告訴了他們倆個：能要得來的盡量去要，不給也就算了，並且每天要回來得早一點。早晨他們二人都由沈家出發，手裡拿着一根小棍，懷裏藏着賬本，一個往東，一個往西。

這二人都是沈家的親戚，當然也是非常勤

力的。但是每天出去要上的款子並不多，二人在日沒落以前就都回來了，省得老頭兒掛念。

有一天，是臘月中旬，天上颳起了雪花，大概是黃昏時候了。晚飯已經預備好了，專待着二位要睚先生來吃呢。果然有一位回來了，和老頭兒說今年的賬怎麼難要，一面還數着要來的款子。飯都吃完了還不見那一位回來，有由老頭兒實在着了急，腦子淨往壞的地方想。時候很晚了，村南六里遠的一條大道旁邊，躺着一個被刺傷的人，雪已經蓋滿了他的全身和凝固了的鮮血。

在除夕的晚上，有山老頭兒在西屋裏呻吟，雙全夫婦在東邊守着。桌上放着的煤油燈，罩子已經被燭燭弄得不很亮了，黯淡的光映着老頭兒的面龐，愈顯蒼白得可怕了。東屋裏那母豬似的媳婦，在和清水吵架呢！清水和那寡婦的事，不知怎的也傳到她的耳朵裏了。

大清早一窩緊閉了大門，不去給人家拜年，同時也就絕了那入到他家裏來。

新年過得太不痛快了，尤其是沈家。眼不見沒有心不疼，這真是一件人命案。這實在是使看山老頭兒難堪的事。就在這新年最歡快的第一天，有山老頭兒的媳婦，趁着爆竹正旺的時候，偷偷的離開了人世。

檢節過了，沈家藥舖歇業了，土匪也跑了，清水的媳婦又添了一個女兒。

### 苗時雨先生著 近代學校體操出版！

體育名教授苗時雨先生，頃經各校當局及友好要求將歷年來教授心得，並國外流行之體操蒐集編著「近代學校體操」一書，已於元旦日刊行，內容異常豐富，除對體操之目標，價值，特徵等有詳細說明外，並登載各年紀適宜之體操教案數十個，最後又有補充之德國新體操極多，計共二百餘頁，定價三元，全國各體育用品公司皆有代售。第一版即將售竭，舊者宜從速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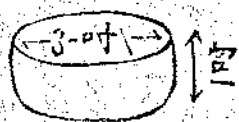
### 標準的冰球用品和場地圖

第一圖 球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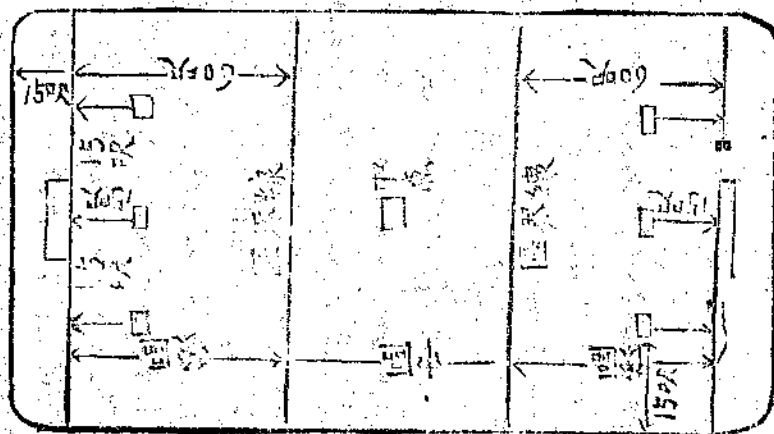


第二圖 冰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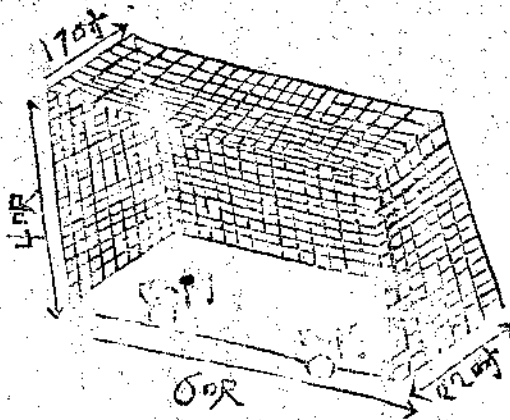
重量 5 1/2 英兩 - 6 美兩



第三圖 球場



第四圖 球門





傑，對於我的印象很好，因為她有了求學的機會，都是我祖母的力量，有這一層的關係，所以每當星期日和放假期，總是約我到遼河的堤畔，東陵的山麓上遊玩，在堤沙上，我們揀選光潤綺麗的石子，帶到家裏擺在花盆內魚池子中作點綴，我們在河畔，花叢無論何地；兩個融結的小靈魂盡情的玩着，有時用扁平的小石子，向水中一拋，石子在水面上一連會打好幾個泡，傑，有時比我拋得好，打得多，因為她具有聰穎的心境和靈敏的體態，從她那活潑的慧眼和細長而彎曲的睫毛上都能看得出。

慈祥的祖母對人總是和煦的，尤其是她那清潔樸素的態度令人見了起敬，對於我們這十五六歲的孩子，更是和悅，她常常找我的祖母談家常，因為性情的相投，兩位老姊妹相處的却十分的親蜜，傑，和在她們面前常常得到褒獎的，尤其是聽慣了的一句話，是「這個個孩子真奇怪，也說不上怎麼那樣的好，成天的長在一塊兒」，這話我們聽了感覺着有點美的味兒，平時我們在家裏溫書或遊戲，放假日我倆就到郊外去玩耍，因為她愛在茸茸的草叢野花，和在水邊打水泡，這樣我們過了兩三個春秋，我高小卒業了，投入中學讀書，那時我們雖然不能一同上學和回家，但在每日午後放學後，傑，一定到我家來找我叫我教給他數字和述說一天的經過，而我一天見不着她，

就像失掉靈魂一樣的鬱悶。

好事大概都是多魔，也許老天妒我倆的友情太濃了，在一個凄風滅樹的秋夜裏，明月似乎也快圓了的時候，美滿的夢境，忽然被打斷了，愁雲瀰漫了 P 城，紛亂之後，我家準備着離開青的草黃的野花的故鄉，和慈祥面孔的祖母的懷抱，和美麗的玉傑的熱愛，我們在離別的頭一天晚上，祖母特別的陪我們作了一個竟夜的談話，明天好叫這逃難的人，安心的踏上去路。

玉傑，知我要走了，特地要住在這兒，從姑奶奶兒給我帶來了甜的伏桃和紫的李子，這是一個可紀念的一天晚上。

「明天去了那裏，要自己好好的保養身體。」祖母慈祥的囑咐着。

我漫應着。

我那時在想祖母在我離別的時候，不該說更悲哀的話去打動那幼稚的童心，祖母又接着說，「你們是我一生最珍愛的兩個人，只要我活着，我能够在將來讓你們永久在一起」，這句話在我童心上驚了清波，在腦中印了清晰的印象，玉傑，那時低着頭，我想她一定有着和我同樣的感覺的，第二天我在晨曦中動身，祖母要人來送我，我不肯，玉傑，執意要送一程，只好允許了她，我們經過高的山，黃花的野地，夾道的青草帶着夜神所賜與的露點，輕輕的風吹動了我頭髮使得我心倍沉重，玉傑，悠長的嘆了一口氣，更加增了我惆悵的離情。

情。

「幾年才能回來？」玉傑親切的問。

「此生或許不復再見，即或重逢，更不知何年了」，然而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再見時的她或許已由幼女變成少婦，更或許一變而為白髮老嫗呢。

人事滄桑，太不能捉摸了，她又接着說，「我只希望你在三年後能够早日歸來啊！」

「好吧！」

「啊；這樣悠久的時間啊！」

「不會使你變了嗎！」

「不會的」，繼續的向前走。

「你回去吧！不必送了。」回去吧，再不送了。」

她終於站住了，我匆匆的向前走去。青的草被我的腳踏倒了，回過頭來，玉傑的臉上有

着淒涼的別情，楚楚的淚映出少女的心聲。

長亭外，古道邊，

芳草碧連天，別離的人哪！

幾時能歸還？

我就一直跑到 P 城，暮去朝來，春秋交替，我羈留在 P 城，已將六年了，從家鄉傳來的不幸的消息中是不願意知道的事情，就是在我走的第二年時，祖母便死了。

而傑的芳踪究在何處，至今尚不知下落，更無半點消息。

「撫今追昔——咳；真是一別有一番滋味。」傑，你如果仍在人世的話，你追憶童年的

美夢，恐怕也不免淒然了！

天空如洗，萬里無雲的一天晌午。××樓的旁門，突然停着一輛黑色大汽車，真是的坐汽車光臨那兒的，還是有數的幾次呢！除去×局長和映畫班會坐汽車來往外，這次的大汽車，算是破天荒。使總人感覺有點莫名的恐怖。

從汽車下來幾個壯漢，為首的一位穿着海藍色的大褂，黑坎肩，有一雙很輕俏的棉鞋，和一副美式帽，差不多稍有常識的人，都能意識到，這不是某種使人擔心的人物嗎？

他們為什麼上咱們這來呢？，檢查嗎？調查事情罷！——幾個工友在交頭接耳的講。主任革履的聲音，越來越近了，喧嘩停止了。

這時候操場上正舉行冬季足球賽。三年級班隊經驗多聯絡好，連續踢進二個球，二年級多半是小牛不怕虎，玩兒命的結果也得了二分。兩邊啦啦隊與高烈彩的喊：「加油！加油！」。忽然間：一個工友遠遠的跑來：「×××，×××有人找」急促的喊。一等跑完了去罷，隊長說：「快去！××局的人等着呢！」——工友的聲音有點失常了。

三年級的中堅和大門走遠了，啦啦隊的呼聲也聽不見了。一會兒練國術的二個人也被帶去了。

「回回話就回來，不要緊。」——壯漢臨走時那麼說。

「究竟為什麼事」——主任婉轉的訊問。  
「這可不知道」——痛快而流利的回答。

嗚——嗚——汽車開走了，塵土揚起了多高。時針不停的轉，故事也繼續演進着呢。

### 校聞



□萬國籃球賽獲冠軍——我棧籃球隊自參加萬國賽後，連戰皆捷，雖驍勇之美兵，亦為我所克。我隊員氣力充沛，精神始終不懈，且臨陣必有通盤計劃，贏球得分，皆有一定方式，絕非僥倖云。

□華北映畫班來校放映——華北映畫班，曾以一星期為限，藉本校大禮堂放映教育各片，招待南城一帶各小學學生。本校同學隨時參觀，眼福不淺焉。

□應時運動紛紛來校——時屆嚴冬，氣候寒冷，一切應時運動又趨活躍矣。本校每日晨舉行禦寒運動，下午課外運動，則一部同學練習長跑，一部份人參加足球比賽。除此以外，每人持有中南海冰場入場券一紙，而陶然亭天然冰場最近亦能應用。體育應時活動可謂盡善盡美矣。

□趙主任東渡歸來——本校趙主任曾隨華北各大學教授赴日參觀團——東渡，月前歸校。關於彼邦學校體育情形。對同學講述甚多云。

□寒假日期——本校季考擬於一月廿二日舉行完竣，廿四日寒假開始，計共十七日，二月十日（舊曆正月十五日）開課。

□救濟貧民決不後人——當局為救濟貧民，前曾函送本校救濟貧袋數十枚，囑努力捐輸，以蘇涸竭。本校救濟貧苦，向不後人，當即分發各班勸募，日前蒐集成數，早已轉交矣。

□本校伙食委員公佈——同學伙食團十二月份負責人為趙元鏗，王維孝，蘇士斌，萬文治等四人。一月份為馬耀華，朴景雲，謝鴻勳，高椿等。

□冬季足球賽圓滿開幕——三年級同學為實習裁判，及聯絡感情，使同學技術向上起見，前曾舉行籃球賽，排球賽等，而獲益甚多。今又舉行足球比賽，已於日前圓滿開幕矣，結果師範班獲勝云。

□自動修築廁所——本校新宿舍修竣後，距離廁所稍遠，同學咸感不便。月前週會時，校長激勵同學自動修築，各主任亦身先士卒，脫去長衫，幫同工作。臨時有人提議舉行擲磚比賽。結果成績極佳，數小時後廁所告成矣。

□冰球規則印竣——校當局為使同學熟悉冰球起見，已印就「冰球規則」數百本，內容極為詳盡。又傳將組織「體育冰球隊」云。

### 代郵

孔章，維仁，玉瑞，克陸，正銘，顯庭，麟經，玉治，漢臣，希超，宗楷，宗然，希超等諸位校友：大作早已刊竣，仍望源源賜與不勝企盼即祝

年禧

靳開成啟

### 一個青年

本一史麟朝

秋風颯颯的吹着，西天被夕陽織成了錦繡，被風吹凋的枯葉，片片墜下來，好像在散黃金的片子，流在小溪裏，斯斯的作最後的呻喊。這是王村的深秋晚景，顯出異常的淒涼。

一個大約五十歲的老頭兒，背上負着一筐棉花根，在這清涼狹窄的村路上，掙扎着往回走。後面跟着一個十四五歲的少年，一看就知道是一位勤苦的老農，和他的後生。在刺人骨肉的秋風中，收束了農作物歸來。——完成了他們的希望。

「今年的收稅總算很好，也是我們的福分和造化。明年是你小學畢業的時候，咱家今年節省幾個錢，送你到城市的中學去讀書。你應該特別努力，不要辜負這血汗換來的金錢。」老者在痛苦的勞累中，很時氣的給那少年這樣的一個教訓。

「父親不小了，年紀也算很老了！還不辭辛苦的工作，賺來錢供我讀書，太不容易了。無論如何我也得努力，父母的大恩，誓死報答。」少年接收了訓言，大受感動，一聲不響的村度着。

流水般的光陰，快得不可思議。在冬雪初霽，暖風颯來的初春。少年離開了甜蜜的鄉間，

果然到繁華的城市中學裏讀書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奢侈的都市生活，使他忘記了鄉間的苦痛和樸素。穿皮鞋、架西服、吃包子、泡密斯、天天電影院、夜夜跳舞場，闊的簡直不像樣子了。

當他要買西服的時候，他是手中空虛無錢，只得在他的家信上寫着：「近來學校又增加了幾項費用，如雜費若干元，煤電費若干元，甚麼費……；望急速寄洋若干元……」家中接了信，因為是厚利正用，所以只得東湊西借的集齊數日寄來，不多幾天，小西服穿上了，外表看來並不知吃幾碗飯。

放暑假了，他和幾位同學回家，入了大門，就見他的父親……「破」布衣衫，赤着足，在製金汁肥料，弄了灰出外的兒子……心中是如何的快樂，何況他兒子穿了一身翻着大領，開了褲檔的奇異衣服，兩位陌生的大領，開得神搖的奇異衣服，兩位陌生的人呢！他樂得說不出話，手足無措，只是心裏想：「我的兒子變好了，真是沒有白念。」

「這位老蒼生是誰？」當他的父親，滿面笑容，迎上去的時候，幾位同學這樣問：

「是我家的老僕。」他看見這樣卑陋而汚垢的父親，恐怕失了他的身份。他遲疑了一會，終於這樣的回答了。

他父親滿想過去親熱，突然聽了這話，心如刀割，笑容快樂都消失了，無聲失望，擁上心頭。乾枯的老眼腫裏，流了兩行傷心的熱淚。淚滴滾過雙頰，落在地上。熱烈的太陽，射在身上，薰風掠過他老而枯瘦的骨架。但是他覺得熱，只覺人世的淒涼和冷酷。他不想他的兒子，恨當代的教育。灰色的天空和映着他蒼白色的老臉。唉！終於悲傷過度，倒在地上了。

### 不 后

我知道不要白費苦惱，

但我徧徧的要追求幻影虛颺，

也怪——

片片幻影；

總在我眼前搖搖，

等我抓着牠時；

却又化作烟消！

忘不了過去的榕榕，

我總愛將牠從心匣裡翻出來欣賞；

數一數有几多沉痛的創傷，

撫一撫它遍體的冰涼。

——王希業——